2024 年傑出論文獎摘要

Curriculum and National Identity: Evidence from the 1997 Curriculum Reform in Taiwan

陳煒林（奧克蘭理工大學紐西蘭政策研究所）
林明仁（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
楊子霆（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在現代民主政治中, 公民偏好會影響政府的政策選擇。「國族認同」是台灣人民重要的政治偏好, 也型塑民眾對兩岸經貿往來政策的態度。教材內容如何影響國族認同一直是學者及政治人物關心的主題。然而, 以實證資料推估教材對國族認同的因果推論相當困難。不同出生年份的學生在成長過程中遇到的社會氛圍與重大政治事件並不相同, 研究者往往難以分辨世代間國族認同的差異究竟源自教材, 抑或反映社會整體趨勢。

台灣於 1997 年推行新版國中教科書「認識台灣」歷史、地理與社會篇, 其中歷史篇採取以台灣為主體的史觀, 與以往以中國為主的敘事觀點截然不同。舊版教材安排一年半的中國史與一年半的世界史; 二十五個中國史章節中僅有兩章與台灣歷史相關。新版教材則安排台灣史、中國史與世界史各一學年, 顯著提高台灣史篇幅。同時, 舊版教材以「我國」同時指稱中國與台灣, 新版教材多改以「中國」與「台灣」分別稱呼, 「我國」則只會在指稱台灣時使用。我們認為, 認識台灣歷史篇以台灣為主體的新史觀, 極有可能改變學生對「中國人」與「台灣人」等國族認同的理解。

台灣的學制規定, 同一學年入學的學生為當年 9 月 1 日至次年 8 月 31 日出生者。因此, 1984 年 9 月 1 日形成一個自然的分界點: 分界點前後出生的學生面臨相似的社會氛圍, 並在同一時期取得投票權, 但在國中時期使用的教材不同。分界點後出生的學生在國中時念的是 1997 年推出的

新教材。我們將此制度特性應用在因果推論中的斷點迴歸設計（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並使用 2003–2015 年的「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個體資料估計「認識台灣」教材對國族認同的影響。

我們將問卷中「您認為自己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的回答作為應變數「台灣人認同」。受訪者若回答「台灣人」則記為 1; 回答「兩者都是」或「中國人」則記為 0。我們帶寬取前後兩年, 樣本為 1982 年 9 月至 1986 年 8 月出生者。指標變數則為出生月, 範圍從 −23 到 24, 並將 1984 年 9 月（分界點）定義為 1; 我們在分界點兩側分別以線性函數刻畫「台灣人認同」隨出生月的趨勢。我們主要關心的自變數是「國中念新教材與否」, 若指標變數大於等於 1 則記為 1, 小於 1 則為 0。「國中念新教材與否」這個自變數捕捉了教材對國族認同的影響。為了排除其他干擾因素的影響, 我們另外控制問卷年份固定效果、父母族群（閩南、客家、大陸各省、原住民族及其他）、父母教育程度、受訪者年齡（月）、性別、受訪者 15 歲前長居縣市的閩南人比例, 以及該縣市所屬區域（北中南東）。

我們從估計結果歸納出三個主要結論。首先, 在學生 18–23 歲之間（即 2003–2005 年調查）, 國中時念新版教材的學生, 其台灣人認同比念舊版教材的學生高出 18 個百分點, 相當於 30% 的成長（念舊版教材學生的台灣人認同平均為 61%）。第二, 教材效果具有群體異質性。教材效果只顯著出現在後續進入普通教育體系的學生, 對選擇技職體系的學生則無明顯影響。由於進入普通高中/大學的學生通常較投入升學考試, 因此我們推測, 前者在國中階段花較多心力背誦課本內容, 更容易內化教材所傳遞的史觀。此外, 用學生 15 歲前居住鄉鎮的閩南人比例將學生分成兩類（以鄉鎮閩南人比例中位數劃分）, 我們發現教材效果僅顯現在閩南人比例較低的鄉鎮中的學生。閩南人比例與台灣人認同高度相關, 因此這個異質性的結果符合經濟學的「信念基礎模型」（belief-based model）, 即具有較弱先前信念（prior belief）的人更容易被新資訊說服。第三, 教材沒有長期效果。約在畢業十年之後（即受訪者 24–33 歲, 對應 2010–2015 年調查）, 念舊版教材的學生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 「追上」念新版教材的學生, 我們認為這反映出, 社會整體趨勢比舊版教材史觀具有更顯著的長期影響。